

新美好年代～追憶留法生活隨筆

巴黎做為世界級的首都自是不需爭辯的，雖然最近這些年，對於許多的老巴黎或是法國人來說，這個城市似乎回不去那個美好年代了。

文／劉惠芝（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音樂學系暨碩士班專任教授，台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暨碩士班兼任教授，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第三階段研究班畢業，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音樂碩士）

歷史上，「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 指的是普法戰爭(1870)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之前的這段時日。在脫離了戰爭帶來的動盪、生命財產的損失之後，法國舉國迎接經濟的重建與各個領域的發展和起飛，社會沈浸在創造與重生的喜悅當中，好好享受生活便成了人民共同的追求。法國社會在各方面尤其在國際政治和文化藝術上都逐步登上了領導地位。從印象畫派畫家如馬奈、雷諾瓦、莫內等人的許多作品中，我們窺見了多數民眾尤其中產階級那時歌舞昇平、樂觀富足的生活。

我在 1983 年 2 月和父母親，在對於法國的認識非常有限的狀況下勇敢地抵達了花都巴黎，記得氣候極冷，天色灰濛，乾冷的北風是我們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台灣人沒有預料到的，帶來的衣服根本不適合這個室內用暖氣、戶外卻如冰凍的地方。後來才了解那是典型的巴黎二月天。之所以千里迢迢來到巴黎，是懷抱著極大的夢想，希望能夠好好的學習鋼琴演奏的藝術，成為一個專業頂尖的人物。

如今，我剛剛卸下了六年的藝術學院院長的行政職務，回首來時路，發現我的人生和大家一樣，酸甜苦辣沒有少，但是，年輕時代在國外居住學習的這一段時光卻是非常獨特而珍貴的，也造就了之後我的學術生涯，並為接藝術行政工作打下了基礎，巴黎確實如海明威所言長駐在我的心和我的思想當中。

在巴黎求學的七年期間，法國總統由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換成了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當時從教授、同學、監護人口中聽到了「大巴黎計畫」(Les Grands Projets)。在法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類似的大型國家級文化地景建設計畫，如 17 世紀路易十四興造羅浮宮、凡爾賽花園；19 世紀拿破崙三世委請建築師奧斯曼 (Baron Haussmann) 對巴黎進行深度的基礎建設重建與改造，徹底改變了巴黎的市容，同時建構了前瞻的衛生下水道系統。到了近代，代表則非大巴黎計劃莫屬。大巴黎計劃包括十四處藝文性質的公共建築，構想始於 70 年代，最後一棟建築物於 1995 年落成，一共經過二十多個年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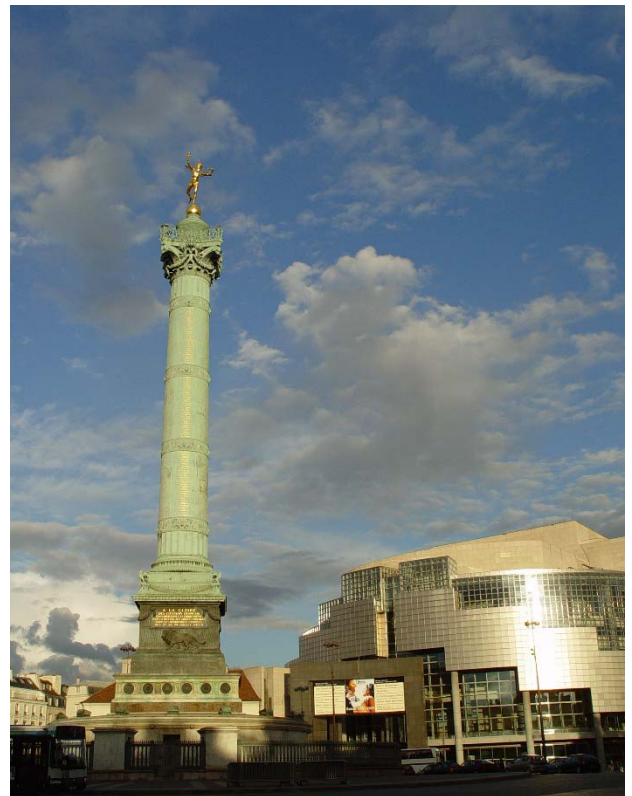
科學與工業城裡的球型放映廳。(攝影：林偉民教授)

屆法國總統之手。大巴黎計劃的第一個案子即是由龐畢度(George Pompidou)總統通過，並以他為名的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1977)；季斯卡總統在下台前起草了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1986)、科學及工業城(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1987)與拉維雷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1993)；密特朗總統接棒後持續大手筆推動相關計畫，包含新凱旋門(La Grande Arche de la Défense,1989)、巴士底歌劇院(Opéra de la Bastille,1989)、大羅浮宮計劃(Grand Louvre,1993)、音樂城(Cité de la Musique)。



拉維雷特公園的咖啡廳。(攝影：林偉民教授)

法國人普遍關心世事，習慣用批判的精神看待所有的事情，當時羅浮宮是否會被一個玻璃金字塔的入口破壞了它的和諧和莊嚴成為熱門話題；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我的母校)將搬遷到郊區拉維雷特公園裡，和一座新型音樂廳、一座音樂博物館共構新的藝文場域「音樂城」的話題持續多時，有人盛讚此計畫大膽地用音樂藝術公園特區翻轉城



巴士底歌劇院和巴士底紀念碑柱。(攝影：林偉民教授)

市衰敗的區域，有人不捨深具歷史意義的校舍，深怕一脈傳襲的傳統就這樣斷了線；象徵法國大革命的巴士底廣場上矗立起現代風格的巴士底歌劇院，和巴黎歌劇院爭寵，掀起了古典和當代歌劇建築的論戰；而由拿破崙建造的凱旋門的延伸軸線上，埃及方尖碑矗立的另一頭，新凱旋門以它獨特的造型讓

巴黎人再次驚嘆。

記得貝聿銘在設計羅浮宮金字塔之初，為了說服如公雞般驕傲的法國群眾接受一位華裔外籍建築師在代表法國皇室光輝的羅浮宮中庭擺上一個埃及金字塔，建了一座一比一的實體模型在現場供公眾檢視；而密特朗總統為了瞭解新凱旋門這座龐然巨物完工後會是什麼模樣，竟然在開工前下令出動四架直昇機盤旋在此建築預計的高度位置，讓他從羅浮宮那頭遠眺。在巴黎，建築師得到藝術家般的尊重對待，而藝術家在巴黎可說是如魚得水。

大巴黎計劃中一個很重要的建築案子—奧賽美術館，是我在巴黎讀書期間經常會去參觀的一個了不起的美術館，之前為廢棄的火車站，浴火重生成為了匯集印象畫派前後年代藝術巨作的美術館。每次去我會在某一個展間的作品前面輪番凝視好一陣子，感受它帶給我的氣氛，欣賞它的色彩、視角、筆觸



羅浮宮廣場內的玻璃金字塔。(攝影：林偉民教授)

肌理、媒材質地等等，猜測它背後的故事，最後再從舊車站的象徵大時鐘內眺望塞納河，心滿意足地離開。除了逛大大小小的美術館、博物館，聽音樂會也是我生活的日常。非常幸運地，這是巴黎，頂尖的表演幾乎隨手可得，口袋不深的學生只要趕早排隊買票，各大樂團、知名獨奏家與表演團體都可以欣賞到，讓巴黎的每一天晚上燦燦生輝。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國大指揮家卡拉揚 80 多歲在



(左)位於巴黎十七區的戴高樂廣場中央的凱旋門。(右)位於巴黎西側拉德芳斯商業區的新凱旋門。(攝影：林偉民教授)

香榭麗舍大劇院指揮柏林愛樂交響樂團的告別演出，身型不高、需人攙扶的老人家，步伐緩慢地走向特別架上了護欄的指揮台。正心想這位已是風燭殘年的音樂家還繼續指揮是不是太過勉強，只見他緩慢地抬起雙臂，動作很小很少，音樂卻那麼自然生動地流瀉出來，並以難以想像的秩序呈現出令人讚嘆的聲響細節，不論是響徹雲霄的全員演奏或是各分部的對話或是接力，節奏更是有如訓練精良的奧運選手精準又協調。那一晚觀眾好似被施予魔法，陶醉在集體的崇拜中，音樂會後，我跟著狂熱的粉絲到後台出口目送大師的座車離開，觀眾依舊久久矗立不移，捨不得耳朵裡那黃金般的美聲，深怕再也聽不到。

說到在音樂學院裡的學習，由於學校演奏相關部門的教授們各個都是舞台上十分活躍的音樂家，身經百戰且經驗豐富，我分別從鋼琴、室內樂課程和視奏訓練的教授們身上學到許多非常受用的知識見解以及技巧詮釋的要訣，更重要的是，他們很樂意與我分享成為一位職業音樂家的生活規劃和可能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最有意思的是，我的鋼琴教授羅麗歐 (Yvonne Loriod) (她的先生是大作曲家梅湘 (Olivier Messiaen))，曾經很認真地告訴我，身為音樂家一定要會的三樣東西：英文、打字和開車，還有除了花很多的時間練琴，還必須要懂得安排時間和別人

社交，喝咖啡或是用餐等等。另外，身為女性鋼琴家，要懂得使用香水，找到適合自己的髮型和做護甲！當時的我覺得非常溫暖，能夠接受到老師這樣誠懇的建議，雖然未必馬上身體力行，但是牢記心中。現在回想，實在很有道裡也非常受用。把英文學好讓我移動到世界各地時具備一定的溝通能力，能無所畏懼；打字，隨著電腦的發展我把它解釋成使用電腦的能力，讓我能輕鬆地紀錄許多事情也能不需要助理就可以聯繫打理許多事務；會開車，則是讓我行動更具自主性、不受限制。我覺得法國女性真的有獨特的魅力，羅麗歐教授的幾個提醒，都在我身邊的女性尤其是成熟的女性中被印證。她們舉止優雅，談吐自信，再加上重視裝扮穿著合宜有型以及社會上尊重女性的習慣，難怪法國的時尚美學能夠引領世界。

作為一位異鄉人，巴黎很快地用她的藝術、人文、美學收服了我，但在法國人引以為傲的「食」這方面，不得不說有太多和台灣飲食上的不同。不過入境隨俗之後，即使現在已經離開法國三十年，味蕾的記憶中卻深藏著許許多多的法國風味。比如說奶製品，起司和優格是法國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因為製造方式和產區的不同，有百種以上的風味，最常見的是布里 (Brie) 以及卡蒙貝爾 (Camembert)，口感柔軟、奶味滑順，是多數人入門的起司種類，而帶著黴菌絲的起司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 PARIS

1985年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羅麗歐教授班級音樂會會後大合照。

或是羊奶起司，則是對味蕾的挑戰，濃而特殊的味道，其實久了也習慣甚至覺得好吃了呢。還有優格 (yaourt)，有不同油質含量和增添了各種水果或是香草口味的選擇，幾乎天天都來一小罐。在地食材如朝鮮薊 (artichaut)、苦苣 (endive)、漬橄欖、鯷魚 (anchois)、松露 (truffle)，水果如小杏桃 (apricot)、小柑橘 (clementine)、奇異果 (kiwi)、各種漿果、各種肉醬、臘腸製品等等，以不同區域的方式料理，搭配各式特調醬料，讓我有如進入大觀園，只能嘖嘖驚嘆。話說在巴黎，上餐館是奢侈的行為，我幸運地透過巴黎的居所一間國際女子宿舍 (Foyer Tocqueville) 所提供的餐食，認識了法國家常料理的精隨，也在那裡交到了許多

好朋友。女子宿舍是由天主教修女們所管理的，週一到週五的午餐和晚餐都是跟那裡的住客一起用餐。六人一桌且不固定座位的安排讓我可以認識很多人，也順便觀察有些未曾見過吃過的食物究竟該怎麼吃。

1989年是巴黎鐵塔建造100年的歷史年份，我在這一年結束時決定離開待了將近七年的巴黎。在

這之後，台灣已經跟法國有許多的交流和貿易，也有了直飛的航線，法國對民眾不再那麼遙遠。遙想那段時日，還有很多的點滴趣事待來日再細細回憶，可以確定的是，幸運的我，見證了新美好年代，法國何時能夠再見那治安良好、百業繁榮的美好年代，以他們旺盛的創造力，相信指日可待。屆時，我將帶著愉悅的心情再度造訪。



2018年與貝洛夫(Michel Beroff)老師在台北重逢。